

城乡居民社会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



胡志海*, 桂露

黄山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黄山 245041

摘要: 社会信任问题古往今来都受到人们关注, 较高的社会信任往往会促进国家的发展, 社会的和谐。使用文献分析法和问卷法, 利用 2015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对 7676 份来自中国城乡居民的有效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把社会信任划分为普遍信任、圈内信任和圈外信任, 进而探讨社会信任的现状并实证分析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居民的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对与自己有血缘、地缘关系的群体倾向于信任; 而圈外信任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有待提高。从影响因素来看, 与他人的交往的频繁程度和熟悉程度与三种信任都存在显著性影响且呈正相关; 社会态度中的公平感和幸福感、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对社会信任均有正向促进作用, 越认为生活幸福美满的人越容易信任他人; 生活在乡镇的居民较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高。

关键词: 社会信任; 中国居民;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DOI: [10.57237/j.ssr.2023.01.005](https://doi.org/10.57237/j.ssr.2023.01.005)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Social Trust

Hu Zhihai*, Gui Lu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social trust has been concerned by people throughout the ages, a higher social trust will ofte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social harmony. By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using the data of 2015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on 7676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social trust is divided into universal trust, in-circle trust and out-circle trust,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trust and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neral trust level of the residents and the trust level in the circle is above the medium level, They tend to trust groups with blood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mselves; while the trust level outside the circle is low, and the social trust level of Chinese residents needs to be impr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frequency and familiarity of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hree types of trust; frequent and familiar social contacts, sense of justice and happiness in social attitudes, education level and economic level a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social trust. The more people think that life is happy and happy, the easier it is to trust others. Residents living in towns and townships have a higher level of social trust than those living in cities.

Keywords: Social Trust; Chinese Residents;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基金项目: 黄山学院校级结转项目 (2022JZSK52).

*通信作者: 胡志海, hzhls@hsu.edu.cn

收稿日期: 2023-01-30; 接受日期: 2023-02-16; 在线出版日期: 2023-03-02

<http://www.socscires.com>

1 引言

信任所涵盖的范围较广, 可根据不同的维度划分为不同的信任类型, 比如制度信任、组织信任、社会信任、人际信任等, 本研究取其一个分支——社会信任。社会信任的定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述, 国内学者郑也夫教授认为社会信任是人的一种主观的态度和愿望, 愿意相信与自己合作的他人的行为以及周围的环境会朝着自己的期望向前顺利发展。[1] 谢绚丽提出社会信任是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相互认同、信赖并进行真诚交往的现象。[2]

关于信任的结构, 韦伯把信任分成了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特殊信任是以血缘为基础, 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关系之上, 而普遍信任则是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任, 在独立的第三方力量的监督之下对一般性客体给予的普遍化信任。[3] 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形容中国传统乡土信任的结构, 个体根据血缘、亲缘的远近形成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信任亲近的社会对象, 而与个体关系疏远的对象被信任的程度相对较低。本文社会信任的结构将基于上述研究进行划分。[4]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一些恶劣事件的发生, 居民的社会信任受到了冲击, 但是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保证了信任存量仍在一定水平之上。[5] 若要提高社会信任水平, 还是要找到其影响因素。不同代际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差异明显, 这与生活年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6] 教育对个体的社会信任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还起到一个间接调节社会信任的作用, 它可以缓解犯罪受害经历和不安感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7] 居民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 社会信任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且二者的关系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8] 人际关系上人们更倾向于信任家人、直系亲属, 组织机构方面更愿意信任银行、邮局。[9]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 生活满意度较低的个人, 社会信任一般较低; 而对于生活满意度较高的人, 其社会信任是水平随教育程度而强烈增加。[10] 经济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经济角度看, 社会信任度与经济增长相关, 社会信任水平在不发达国家通常较低。[11] 社会信任水平低的问题不只是涉及到经济因素, 而是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2] 对于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是否会发生变动, 有学者认为社会信任是相对稳定的, 倾向于在成年早期结晶。[13]

社会信任体现着社会和谐程度, 但当前中国的社会

信任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 一些失信行为正在瓦解信任体系, 比如食品安全问题, 医患关系, 商业诈骗等, 由于这些信任危机的存在使得人们不再轻易相信, 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前因后果来规避风险, 往往会因此错过最佳时机, 从而加大了交易成本,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社会信任的缺失引起了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界的高度重视, 国内外学者在分析信任危机存在的原因和如何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的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由于他们对居民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了多次探讨, 本文就不再论述, 只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基于 CGSS2015 数据探讨社会信任的现状以及从社会交往、社会态度、社会阶层及居民生活地域方面实证分析影响因素。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是全国性学术调查项目, 它全面收集个人、家庭、社会多个层次的数据, 抽样方案完善, 抽样精度高, 数据具有权威性, 被各领域学者广泛引用。

2 方法

2.1 样本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样本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 本研究选取的有效样本共 7676 份。该问卷的调查对象在性别上较为平衡, 男性占比 49.3%, 女性为 50.7%。此项目涉及的年龄层较广, 从 20 岁及以下到 60 岁以上均有涵盖。

2.2 变量测量

因变量: 社会信任。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 利用 CGSS2015 中的相应问题, 分值越高则表示信任水平越高。

自变量:

社会交往: 从社会交往的频繁程度与对被交往对象的熟悉程度两方面考量。

社会态度: 从居民认为社会公平的水平与社会幸福水平两方面进行。

社会阶层: 包括受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家庭在当地的经济水平、职业等级。

生活地域: 从居民户籍和居住地进行分析。

控制变量: 性别、年龄、政治面貌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变量进行处理，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4.0 来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因子分析

为简化分析，对上述七种变量的信任水平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 $KMO=0.794>0.7$ ($P<0.001$)，适于做因子分析。

表 1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794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6166.890
	自由度	21
	显著性	.000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基于特征值 >1 的部分，再经过旋转在 3 次迭代后收敛探索出 2 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2.068\%>60\%$ ，说明这两个公因子能较好的代表这七种变量。

表 2 社会信任因子分析

	因子	
	1	2
亲戚	.804	
(近) 邻居	.773	
同事	.724	
同村居民	.677	
老同学	.637	
陌生人		.880
交情不深的朋友/相识		.744

表 3 居民社会信任水平

普遍信任水平 (3.47±0.953)	圈内信任水平 (3.80±0.898)	圈外信任水平 (2.45±1.076)
	亲戚信任 (4.22±0.796)	交情不深的朋友/相识信任 (2.94±0.931)
	(近) 邻居信任 (3.89±0.874)	陌生人信任 (1.97±0.991)
	同事信任 (3.71±0.865)	
	同村居民信任 (3.48±0.925)	
	老同学信任 (3.71±0.850)	

3.3 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因素分析

3.3.1 社会交往

以社会交往的两个方面交往频繁和熟悉程度作为

第一个公因子包括亲戚、(近) 邻居、同事、同村居民、老同学信任，第二个公因子包括交情不深的朋友、陌生人信任，根据前文所述信任情况对这两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圈内信任”、“圈外信任”，再加上普遍信任构成本研究的因变量。“圈内信任”涉及的是居民对同自己联系较紧密，情感较强的群体的信任情况。而“圈外信任”涉及的则是居民与之交往不深，关系浅薄甚至不认识的群体的信任情况。“普遍信任”是对一般性客体给予的普遍化信任。

3.2 居民社会信任现状分析

根据居民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5 中对普遍信任和圈内外信任的表现情况，对数据做均值和标准差处理，最终得到数据如表 3-4 所示，可以看出居民在明文规定的法律制度或契约下，对一般个体的信任程度处于中等偏上一点，说明居民对于大众群体还是倾向于信任。对于圈内外信任正好印证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居民对与自己有血缘、地缘关系的群体，倾向于信任，特别是对亲戚的信任，信任水平相较于其他人达到最高，其次便是对与自己住的近的邻居、曾经和现在朝夕相处的同学同事的信任较高，同村居民相比亲戚邻居等关系略远一些，所以信任水平也低一些。另一方面居民对日常交际圈靠外的那一类人则倾向于不信任，特别是陌生人，陌生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存在着一些危险，彼此之间不认识，更别谈知根知底，信任他们相当于在冒风险，可能对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对于仅是相识的人，大多数居民还是对此保持中立态度。

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得到普遍信任模型（模型 1）、圈内信任模型（模型 2）、圈外信任模型（模型 3）。

VIF 值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社会交往与普遍信任、圈内信任、圈外信任的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的 p 值全小于 0.05, 说明社会交往对这三种信任的影响显著, 但 R^2 普遍较低, 解释力度并不是很好。控制变量中性别对信任的影响不显著 ($p > 0.05$), 政治面貌对信任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 标准回归系数为正, 说明党员相较于非党员社会信任度高一点, 年龄对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有显著性影响, 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 0.095 ($p < 0.001$)、-0.068 ($p < 0.001$), 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他人的普遍信任是增长的, 但对身边亲近的人信任却是降低的, 而年龄对圈外信任的影响不显著。与他人的交往的频繁程度和熟悉程度与三种信任都存在显著性影响 ($p < 0.05$) 且是正相关, 说明与他人交往越频繁, 对他越熟悉越容易产生信任。

表 4 社会交往与社会信任的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eta	Beta	Beta	VIF
性别 ^a	0.020	0.009	0.016	1.025
政治面貌 ^b	0.056***	0.071***	0.040**	1.043
年龄	0.095***	-0.068***	0.022	1.065
频繁程度	0.037**	0.031**	0.030*	1.051
熟悉程度	0.107***	0.216***	0.039**	1.092
F	50.293***	84.606***	5.389***	
$R^2\%$	3.2	5.2	0.4	

注: 1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a 以女性为参照, b 以非党员为参照。

3.3.2 社会态度

以社会态度的两个方面社会公平和生活幸福水平作为自变量, 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 得到普遍信任模型(模型 1)、圈内信任模型(模型 2)、圈外信任模型(模型 3)。

表 5 社会态度与社会信任的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eta	Beta	Beta	VIF
性别 ^a	0.024*	0.019	0.014	1.025
政治面貌 ^b	0.032**	0.041***	0.037**	1.032
年龄	0.082***	-0.041***	0.009	1.050
社会公平	0.297***	0.144**	0.105***	1.085
幸福水平	0.094***	0.120***	0.006	1.082
F	223.387***	76.101***	21.635***	
$R^2\%$	12.7	4.8	1.4	

注: 1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a 以女性为参照, b 以非党员为参照。

由表可得, VIF 值普遍小于 5, 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三个模型的 p 值均小于 0.05, 说明社会态度对三种信任的影响显著, 模型一的 R^2 较大一点, 较其它两个模型的解释力度强一点。控制变量中, 性别对普遍信任影响显著, 说明男性的普遍信任要高于女性, 对圈内、圈外信任无显著性差异。政治面貌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显著的, 年龄对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 对圈外信任影响不显著。社会公平水平对三种信任的影响是显著 ($p < 0.05$) 的且是正相关 ($Beta > 0$), 说明越觉得社会是公平的人, 越倾向于信任他人。生活幸福水平对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有显著性影响, 且标准回归系数为正, 说明越认为生活幸福美满的人越容易信任他人, 特别是身边亲近的人, 而幸福水平对圈外信任无显著性差异。

3.3.3 社会阶层

以社会阶层的三个方面受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家庭在当地所处的经济水平和职业作为自变量, 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 得到普遍信任模型(模型 1)、圈内信任模型(模型 2)、圈外信任模型(模型 3)。

表 6 社会阶层与社会信任的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eta	Beta	Beta	VIF
性别 ^a	0.028*	0.020	0.015	1.035
政治面貌 ^b	0.023	0.043**	0.011	1.207
年龄	0.131***	-0.034*	0.055***	1.426
受教育程度	0.042**	-0.003	0.071***	1.544
总收入	0.014	-0.029*	0.039**	1.027
当地经济水平	0.056***	0.091***	0.042**	1.083
职业(高等) ^c	-0.014	-0.007	0.021	1.130
职业(中等) ^c	-0.007	-0.011	-0.009	1.369
F	20.301***	10.964***	10.448***	
$R^2\%$	2.3	1.2	1.2	

注: 1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a 以女性为参照, b 以非党员为参照, c 以职业地位低者为参照。

由上表可看出 VIF 值都小于 5, 说明不存在共线性, 社会阶层与三种信任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 p 值全小于 0.05, 说明社会交往对三种信任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 但 R^2 普遍较低, 解释力度并不是很强。受教育程度对普遍信任和圈外信任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 对圈内信任无影响 ($p > 0.05$), 标准回归系数大于 0,

说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高，居民的普遍信任和圈外信任度也随之增加。家庭总收入对圈内外信任的影响显著，对普遍信任无显著性差异，圈内信任的标准回归系数小于 0，圈外信任的标准回归系数大于 0，说明随着家庭总收入的增加，圈内信任降低、圈外信任度升高。家庭在所在地的经济水平对三种信任有显著性影响，且是正向影响（ $p<0.05$ ， $\text{Beta}>0$ ），说明家庭在当地的经济水平越高，社会信任度也会越高。职业等级与三种信任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 p 值大于 0.05，说明职业等级对社会信任影响不显著。控制变量中性别对只普遍信任的影响显著，政治面貌只对圈内信任有影响，年龄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显著。

3.3.4 生活地域

以生活地域的两个方面户籍和居住城市作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得到普遍信任模型（模型 1）、圈内信任模型（模型 2）、圈外信任模型（模型 3）。

表 7 居住地域与社会信任的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eta	Beta	Beta	VIF
性别 ^a	0.020	0.012	0.014	1.025
政治面貌 ^b	0.059***	0.069***	0.040**	1.092
年龄	0.109***	-0.035**	0.021	1.060
户口 ^c	0.034**	0.039**	-0.001	1.095
居住地（县城） ^d	-0.038**	-0.053***	-0.015	1.074
居住地（市区） ^d	-0.027*	-0.039**	0.007	1.067
F	27.437***	12.562***	3.741**	
R ² %	2	1	0.3	

注：1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p<0.05$ ，** $p<0.01$ ，*** $p<0.001$ 。
2 a 以女性为参照，b 以非党员为参照，c 以非农业户口为参照，
d 以乡镇为参照。

由上表可看出 VIF 值都小于 5，说明不存在共线性，居住地域与三种信任的多元线性回归的 p 值虽都小于 0.05，但模型三可以从表中看到，只有控制变量中的政治面貌对圈外信任有影响，自变量并没有对圈外信任产生显著影响。R² 普遍较低，解释力度不够强。户口对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标准回归系数大于 0，说明拥有农业户口的居民比非农业户口居民的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度高。居住地对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的影响显著，标准回归系数小于 0，说明居住在乡镇的居民相较于居住在县城和市区的居民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高。

4 讨论

4.1 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年龄对普遍信任存在正向影响，对圈内信任存在负向影响，而对圈外信任的影响不显著。年龄越大的人，出生的那个年代民风越淳朴，同时也见证了国家一步步的繁荣、富强，从而表现出更高的信任，而偏年轻的那一代人可能受到带有功利性的社会风气和不良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网络环境上的一些充满着负能量的言论、事件，从而使这一类人对社会的某些现象表现出负面情绪，其信任水平也就较低。[14]“杀熟”现象的存在使得人们开始对身边人抱有怀疑态度，年龄越大的人经历的越多，越是不再轻易信任“圈内人”，以免自己再次吃亏。政治面貌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党员较非党员有着更高的政治地位，三观更正，思想觉悟也是高于其他人的，使得其表现出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态度。而性别对社会信任大体上是没有影响的。

4.2 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看到社会交往的频繁程度和熟悉程度都对社会信任产生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与他人来往越频繁，彼此越熟悉，信任程度会随之升高，在交往的过程中随着来往次数增加，对他人了解地就会更多，知道这个人对自己是什么样的态度，有没有存在威胁，只要疑惑消失，人们就会对他产生信任。陌生人之所以不被大多数人所信任，还是因为交情浅，没有安全感，但是如果交往一点点增多，那么生人会变成熟人，就会被纳入自己的圈子内，而如果与自己亲近的人交往一点点变少，甚至衍生为不联系那么熟人也会变生，渐渐远离了圈子中心，信任也就打上了一个问号。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4.3 社会态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社会公平和生活幸福水平对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影响显著，圈外信任受社会公平水平影响，但受幸福水平影响不显著。居民一旦认为社会是公平、公正的，那么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则向积极的一面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他的所作所为，会对他人会投入更多的信任感，但是如果居民感受不到社会的公平，则他的心态

会发生改变,对整个社会产生敌意,自然也不会轻易信任任何人任何事。居民越是乐观积极向上,感觉生活处处充满幸福,越认为他人的道德品质高,一般也反映了居民自身的社会信任水平也不会低,并且相对来说充满幸福感的人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能够承受信任决策带来的风险。至于为什么幸福水平对圈外信任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一些居民曾经在信任方面吃过亏,对不熟的人产生了戒备心。

4.4 社会阶层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和居民经济收入对普遍信任有影响,家庭总收入和经济水平对圈内信任分别产生负、正面影响,受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和经济水平对圈外信任有正面影响。前人研究也表明,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社会信任产生不利影响。[15]职业等级对社会信任影响不显著。教育对居民素质的养成、性格的塑造都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对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发挥着作用,且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增高,其认知分析能力和风险监察能力也会相对提高,相对易损性较低,所以其的社会信任度相对高一些。

4.5 生活地域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农业户口较非农业户口居民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高,居住地是县城或市区的居民比乡镇居民的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低,圈外信任并不受户籍和居住地的影响。通常来说拥有农业户口的居民居住在乡镇,城区相对于乡镇会受到更多的社会流动和变迁,同时市场机制和规范的不完善也会对城区居民带来负面影响,而乡镇有一定的封闭性,受到的影响较小,从而社会信任受到的冲击也会少,因此城市居民在信任方面会受到更多影响。

5 结论

中国居民的普遍信任和圈内信任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圈外信任处于较低水平。社会交往程度、社会态度中的公平感和幸福感、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对社会信任均有正向促进作用,生活在乡镇的居民较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高。

参考文献

- [1] 郑也夫. 信任论 [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 [2] 谢绚丽. 论社会信任结构与社会整合 [D]. 浙江师范大学, 2006.
- [3]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M]. 林荣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5] 吴江龙, 刘伶俐. 关于当下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实证分析——基于八个省市的数据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5 (06): 75-83.
- [6] 李志, 邱萍, 张皓. 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现状及提升途径——以重庆市为例 [J]. 城市问题, 2014 (01): 2-8.
- [7] 吴进进. 理性化: 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的发展与调节效应 [J]. 社会发展研究, 2019, 6 (02): 115-134+244.
- [8] 龚娇, 李伟强, 陈铭, 汤明, 袁博. 社会阶层与信任之间的关系: 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9, 7 (06): 346-357.
- [9] 奚春华. 中国城市居民信任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D].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 [10] Luca Zanin. Educ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Relation to the Probability of Social Trus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 132 (2): 925-947.
- [11] Patricea Elena Berteau, Ana Mihei. Social Trust –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J]. Eurint, 2014, 1: 29-37.
- [12] Richard Asante. Dynamics and Trends in Social Trust in Ghana [J].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2014, 17 (1).
- [13] Ali Abdelzadeh, Erik Lundberg. Solid or Flexible? Social Trust from Early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J].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017, 40 (2): 207-227.
- [14] 曾润喜, 斗维红. 媒体信任与人际信任的关系及社会交往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0)数据的实证研究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9, 72 (05): 46-57.
- [15] 丁从明, 张亮, 王聪. 转型背景下的收入差距与社会信任 [J]. 经济与管理理论, 2020, 36 (02): 15-25.